

城市书房

李凤玲

所在的小城有一家店,叫作“懒吧”。是座二层的别墅,一层经营棉麻女装,二层则是一个大厅和几个单间。大厅里有长几,有书架。顾客可以坐在大厅里看书闲谈,也可以在单间里喝茶写字。

你可以要一壶咖啡,在那里坐上一整天。“懒吧”的主题词就是:棉麻,文艺,慢生活。

女店主喜欢画画,经常四处写生。她把“懒吧”做成自己的乐趣,而不仅仅为了赚钱。但就在这样看似懒散的经营里,却有着非常之多的回头客。每次新款到店,都会顾客盈门,让店员忙到手忙脚乱。而无论买家还是卖家,都身心愉悦,像朋友串门一样地就完成了买卖,然后笑语盈盈地互道再见。

从小城北行不远,是一座更大的城。那里也有一家店,叫作“书是非”。它紧傍河畔,是一家更加严格意义的书吧。也是二层小楼,木制的楼梯,“咯吱咯吱”踩出文艺的调调。

一楼的桌子少,主要安放书架。二楼的桌子多,主要供人看书。饮品很多,有咖啡,有茶。除了红茶绿茶,还有各种花茶,茉莉呀、菊花啊、玫瑰啊。店主是个非常年轻的女生,姿容纯纯的,表情淡淡的,也不怎么说话,每天就忙着给客人做茶点,煮咖啡。书不用她操心,顾客尽管自己挑,自己拿。看或者不看,书,就在那里。

店里的客人也很安静,即便交谈,也是悄声低语。他们多数都埋头沉浸

在一本书里,面前的一壶红茶,醇厚绵稠,冒着热气。

当我慕名第一次踏进书吧,便被那里优雅的气氛惊艳到了。我无须买书,我只要坐在那里。或者,就只是隔了玻璃窗,守望那幽蓝的河水。好像也没有什么主客之分,凡是走进这里的人,本就有着同样的气场。我们不是主客,我们只是,惺惺相惜。

都说腹有诗书气自华,不仅是人,城市也一样。比如“懒吧”,比如“书是非”,它们给一座城市添加了丰厚而又隽永的注脚,那是低调的奢华。

也许真正能经营好一家书店的,也必须是读书人吧!比如“懒吧”,它的店面不在闹市,也不靠大街,但是好酒不怕巷子深,那回头客是一拨接一拨,回头客带来了新客,新客变成旧客,旧客又带来新客。

就在上周,我去“懒吧”看了书买了新的棉布裙,离开的时候,漂亮知性的女店主忽然笑吟吟地对我说:“从微信上看了你好多的文字呢,真是喜欢!店里来了新的夏凉被,送你一条啊!喜欢什么颜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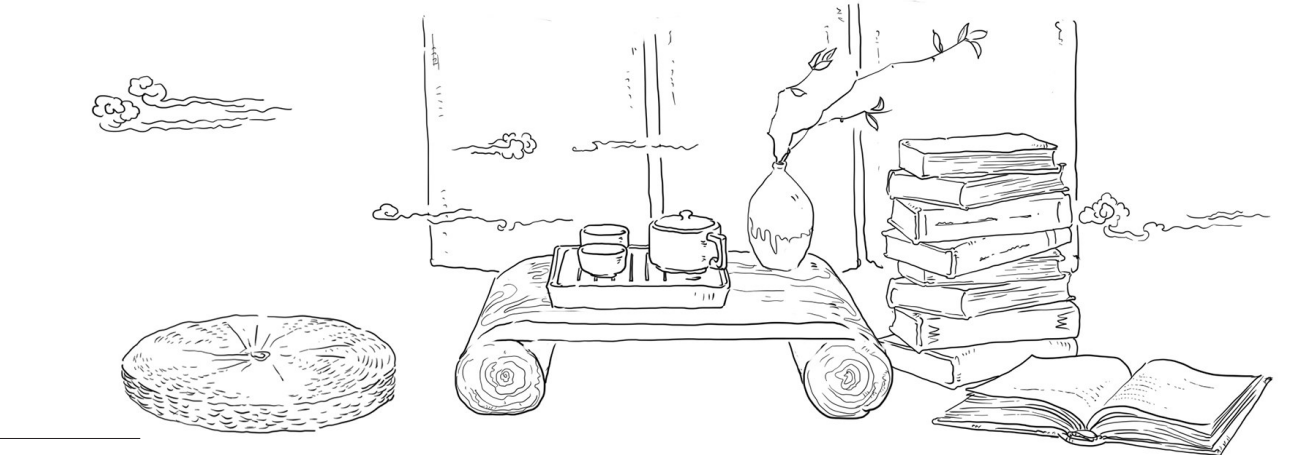
我一时愣住了,然后便觉得心里有股热热的东西在涌动翻滚着。这岂止是一家店啊,这分明像是走进了自己的家!我想,如果哪天写字不顺,一定来“懒吧”的楼上,找找灵感。

还有“书是非”,据说附近原来也有不少的书店,但是都关了门。只有它,还开着。有很多的青年志愿者会前来帮忙看店,纯粹的义务劳动。店里的玻璃门上写着这样的字:“开一家可以的店,见一些可能的人。”书是书非,如它门前那个米黄色的吊篮,自在悠游,与流动的河水,相看两不厌。

犹记得20年前,我在威海读大学。班里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贫穷的、富有的、俊俏的、憨拙的。但图书馆的大门,却对每一个人平等地敞开着。每到晚上,每到周末,每到节假日,我都会坐在那里。一想到整个图书馆的书都可任我挑选翻阅,那股欣喜,真的是能让我偷偷地笑出声来!

在学校有图书馆,踏进社会呢?要是每个城市都有24小时营业的图书馆就好了!那就是城市的书房啊!这书房属于一个城市,也属于城市里每一个人。当你走进它,就像踱步走进自己的私人领地。黄昏或者午夜,阅读或者小憩。又或者沉沉地睡去。值班的店员会轻轻地走过来,给你盖上一床薄薄的毯子,毯子下面盖住的就是书房的温度。

每个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书房。每个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温度……



秋风

(组诗)
良木

秋风

收割机驶离了以后
田地上一片空无
那些绿过也黄过的庄稼
已经被收走
大地重新变回黑色
再一次裸露出整齐的田垄

秋风还没有停下来
吹动着玉米遗落的叶子
在田间上奔走,疾行
用金色的字体
为下一个季节写着
匆忙而又潦草的留言

乡村的夜晚

院落里的大门已经锁好
喂饱的鸡鸭
这一刻恢复了安静
只有不甘寂寞的秋虫
开始发出长长短短的低鸣

远城市的儿子和儿媳
这时一定刚刚下班
上高三的孩子
也一定正在灯下苦读
这些念想
是她在多少个长夜里
唯一的去处

秋日观荷

那些田田在水面上的叶子
已经枯干,消逝
紧随着夏天的脚步
渐渐地远了

几朵粉红色的残荷
依然在昨日的梦里开着
一只候鸟
暂栖在它们的身侧 听着秋风

两条不谙世事的鱼
似乎还没有收到
季节变换的消息
在水中欢快地游动

小河边

有三三两两的枯叶
从枝头上下飞下来
在水面荡起一小圈涟漪
之后,这些落叶
随着流水渐渐地远了

水面上映射着的天空
依然蓝得辽阔
偶尔有风将它吹皱
细小的波浪几经翻腾
最后归于平静

这落叶,这流水
多像身边的过客
葱茏过尽,身侧
只剩下这个深秋的空

微小说

村里来了陌生人

刘平

白云村偏僻,就像一个被遗忘在大山坳里的孩子。

全村70多户人家,散落在坝子、山坡、河湾,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

村里难得见有外人进来。白云村一年四季在大山坳里静默着。牛耕地、羊啃草,屋顶飘着袅袅炊烟,村子安静得像个老人。

一天,突然有陌生人来村里了,像是城里来的。

鸟儿传音,风儿传信,白云村人都知道村里来了陌生人。今天四个,明天三个,男男女女,穿得光鲜靓丽。有人看见他们在太阳坡摘果子,在鲢鱼窝玩水,在河里摸螺蛳……李德宽家在河边,他嘴里吧嗒着旱烟,嘀咕一句:“这些城里人,来山里干啥呢?”

鸟儿传音,风儿传信,好玩!李德宽哼一声接着吧嗒旱烟。“老头子!来客啦。”上午10点刚过,院门口响起老伴儿的喊声。

“哪来的客?不过年不过节的。”李德宽心里说一句,看见老伴儿已领着两个陌生人进了院子。一男一女,四十来岁的样子,白白净净的。“老头子!来客啦。”老伴儿又大声说。

男人女人叫李德宽“叔”,说他们是两口子。李德宽笑了:“稀客稀客!”

男人说他们是城里来的,想在李德宽家住宿吃饭,女人接过话头:“不晓得方不方便?”

老伴儿又接过话头:“他们说山里空气好,来耍。”

李德宽心里很高兴,说:“吃饭没问题,你们那么远来,还供不起你们两顿饭?”顿一下,又说:“住也没问题,山里条件简陋,只要你们不嫌弃。”

男人女人都说:“谢谢叔,谢谢婶!哪会嫌弃。”男人还给了李德宽一包中华烟。

儿子儿媳去城里打工了,把孙子也带去城里读书了。李德宽喊老伴儿把儿子儿媳的床收拾一下,给客人睡。

男人女人挺随和,嘴里一个“叔”一个“婶”的,老两口心里都很喜欢。男人女人还很好奇,看李德宽喂猪,看老伴儿

喂鸡鸭鹅;仰头瞅着房梁上密密匝匝的腊肉,说:“叔!这么多腊肉呀!”

李德宽说:“过年杀了三头大肥猪哩。”

远方来的客人,在老两口心里是很尊贵的。午饭很丰盛,腊肉、凉拌笋子、炒鸡蛋、魔芋烧鸭子、豌豆尖汤,还有酒,高粱酒。男人女人拿出手机,给满桌子的菜拍照。他们吃一口菜,喝一口酒,都要嚼嚼仔细品。好吃!好喝!女人还说,有山野的味道。老两口都乐。

饭后,男人女人说想出去走走看看。李德宽说:“好。”男人女人出去了,李德宽也去地里干活,发现他们这里瞅瞅、那里看看,不停地用手机拍照;碰到人,就给人家递中华烟,边抽烟边问这问那的,有时候要问很久,还拿笔在本子上记。傍晚,他们才回来,都很兴奋的样子。男人拿出手机让李德宽看,李德宽发现男人拍了很多照片。男人不认识照片上的东西,李德宽一一教他:野芹菜、鹅脚板、喜鹊芽……都是野菜。还有一些动物的照片:笋子鸡、竹鼠、地爬子……男人问:“叔!山里很多这些东西?”

李德宽说:“多得嘞。”又说:“还有好多东西你们没看见哩。”

女人有些好奇,问:“叔!还有啥?”

李德宽笑了,说:“……好东西多得很。”

李德宽嘴里说的,男人女人好些都不知道是啥,只是笑。

晚饭,李德宽和男人又喝了一点酒,边喝边聊。男人不停地问这问那,说了很多话。最后,男人说:“我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腊肉。”

李德宽老两口很高兴。

晚上躺在床上,李德宽久久睡不着,像有什么心事。突然,李德宽想起了什么,轻轻推推老伴儿,小声说:“你感觉到没?他们不是来耍的,像有啥目的。”

老伴儿说:“你咋说人家不是来耍的?有啥目的?”

李德宽说:“他们和前些天来的那些城里人不一样,那些人才是来耍的。他们不是,他们总爱问这问那的……”老伴儿说:“是觉得有些不一样……”

李德宽说:“唉!我也说不准。反正感觉他们不是来耍的,他们肯定有啥目的……”

老伴儿不说话了。沉默一阵,老伴儿突然说:“他们该不会是坏人吧?”李德宽说:“说不准。反正多留个心眼,我们山里人属萝卜的,实心,城里人心眼子多。”

老伴儿突然有些后悔起来:“我就不该领他们到家来。”

李德宽安慰老伴儿:“人家不一定就是坏人。我只是猜测……”

第二天一大早,老两口起床的时候,男人女人已在院里做早操了。李德宽和他们打招呼,他们说昨晚睡得很舒服。李德宽想,当然舒服了,老伴儿新换了床单被褥,厚厚的软软的,能不舒服?

早饭吃酸菜手擀面,李德宽担心他们吃不惯,没想到他们都说好吃。

早饭后,男人女人又出去了。

吃了午饭,男人女人就要走了。男人说:“要不是有事,真想多住几天。”李德宽说:“下次再来。”男人女人不停说“感谢”,老两口把他们送到院门外,长长松了口气儿。

后来,老伴儿在整理床铺的时候,在枕头下发现了600元钱。

老两口有些蒙:他们咋给钱呢?说了不给钱的。

老伴儿说:“人家才是属萝卜的,心实。你才是属蜂窝煤的,东说人家西猜人家。”

住一晚,吃四顿饭饭就600元?城里人这么舍得花钱?李德宽心里突然有什么东西在萌动。

几年后,白云村的乡村旅游搞得风生水起,李德宽家也成了白云村乡村旅游第一户。儿子和儿媳也带着孙子回来了,开农家乐、办乡村客栈。男人女人又来了,住在李德宽家的乡村客栈里。

这时候老两口才知道,这对夫妻是《乡村旅游》杂志的编辑,他们在杂志里发了白云村的文章和照片。

李德宽要送给两位编辑贵宾卡,吃住免单。男人女人哈哈大笑:“这就坏了规矩,我们可不能要。”

稻浪翻涌

王优

金秋伸出修长的手指,轻轻拂过广袤的田野。苍穹之下,万物皆着了时间的魔法,渐次成熟而沉稳,日益多彩而丰盈。灌浆的稻粒一日日鼓胀起来,轻盈的稻穗一点点沉甸甸下来,清爽的绿一天天温暖明黄起来。

金风送爽,稻谷飘香。这是一个丰收的季节,这是一年中最高兴的时刻。平田、播种、育苗、移栽……那么多个日日夜夜,躬身行走于田间,冰凉的泥水亲吻过脚底板的肌肤,温热的手指抚摸过每一撮泥土。不管气候如何难测,只管耕种的执拗,深怀不足为外人道的期盼,而今,这一切暂告一段落。当秋风吹过田野,季节终于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每一粒金黄的稻谷是土地的滋养、雨露的恩赐,更是汗水的浇灌、时间的结晶。人不弃地,地不欺人,土地最懂得回报勤奋的农人,种子总是感念于养育之恩。春寒料峭之中擦亮的犁铧,寂靜之中深深俯下的姿势,寒星冷月之下翻开的冻土,精挑细选的每一粒种子,雨水记得、季节记得、土地记得。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时序有常,五谷不绝。时候一到,大地便会倾其所有,回报曾经的辛劳与眷顾。

这个季节的田野,触目尽是浩荡的喜悦。翻涌的稻浪,给予充足的底气。有底气,即便严寒漫漫,也不会失措慌张。金灿灿的黄,铺排、蔓延,明艳而亮丽、富贵又吉祥。目光倾过来,手臂拥过来,笑声响起来,沉甸甸的稻穗羞涩了,深深低下了头,一点儿都不居功,一点儿都不张扬。什么是谦逊?什么是宽广?且看秋风之中,原野上翻涌的千重稻浪!

阳光下的稻田弥漫着醉人的芬芳。每一镰下去,都是大把大把沉甸甸的希望。汗水的淬炼,让金黄变得更为闪亮。人工收割稻谷的艰辛,没亲历过的人永远无法想象。朴实辛勤的农人,以虔诚之心,苦修之姿,谱写着专属于自己的诗行,永不止息,不声不响。珍惜粮食,尊重劳动,是我们能够给予他们的最好奖赏。

机器的轰鸣演绎着秋收的盛大与热烈。收割机开过去,干干净净的稻谷吐出来。割稻、脱粒、扬渣、碎草,多人通力合作的劳动简化为一道工序,怀想了千年的神话,终于变成了现实。传统劳作的缓慢与机器收割的快捷带来的冲击仿若滚滚热浪,惊艳着那些难以置信的面庞。除了赞与叹,还有思与恋,稻禾的气息一样,弥久不散。越来越先进的科技,越来越甜美的日子,守望土地的人,终于短暂直起腰身。乡野的风,这一刻,吹来的是亘古未有的柔情。

稻田翻涌千重浪,无限感慨心中藏。

耕种了千年的土地,依然是最坚实的凭靠,可以种植希望,种植惊喜。劳作不再只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役,村庄不再病残落后与贫瘠。尽管人生依然有幸劳,但诗意的栖居变得越来越触手可及。树绕村庄,水满坡塘;屋舍俨然,稻菽飘香。驿动的心,漂泊的人,于一个月圆之夜,找到回归的路。风吹稻浪,狗吠深巷,绿水青山环绕处,永远是梦里的老家,心中的故乡。

放歌母亲河

康桥

每一次唱黄河
总是那么深情
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
悠长的调子久久萦绕在耳畔

每一次看黄河
总是那么兴奋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
奔放的旋律流淌了千万年

黄河 我的母亲河
你穿过崇山峻岭
历尽曲折坎坷
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激荡出波澜壮阔的画卷

黄河 我的母亲河
你流经历史岁月
承载沉浮磨难
坚忍顽强执着果敢
赓续着中华民族的血脉

母亲河啊
你哺育了华夏儿女
坚不可摧的顽强精神
母亲河啊
你铸就了炎黄子孙
自强不息的不屈魂魄

一次次走近你
领略你的胸襟与豪迈
一遍遍倾听你
感受你的荣辱与悲欢

母亲河啊
你的每一朵浪花
都承载着传奇故事
你的每一季枯荣
都记录着浴火重生的涅槃

站在黄河岸边
滚滚洪流荡我心胸
浩浩长风扬我心帆
母亲河啊
你的优秀儿女
不会辜负历史的使命
定将在你的精神滋养下
以黄色大地为纸
以飞扬气魄为笔
为东方巨龙的振翅腾飞
书写壮丽辉煌的诗篇

本版插画 董昌秋